



名 鎮

复杂的人
永远都不会懂得简单
忠诚被亵渎
才会引发真正的祸端

刘雪华
张 莱

著

牙 鎮

刘雪华
张 莱

著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异镇 / 张莱, 刘雪华著. -- 南京: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5

ISBN 978-7-5399-7364-7

I. ①异… II. ①张… ②刘…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125751号

书 名	异镇
著 者	张 莱 刘雪华
出版统筹	黄小初 周亚林 王 勇 马湘云
选题策划	党 雷
版式设计	孙 波
责任编辑	姚 丽
责任监制	刘 巍 江伟明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北京建泰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90×980毫米 1/16
字 数	300千字
印 张	23
版 次	2015年8月第1版 2015年8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7364-7
定 价	39.80元

(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制、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第 一 章 祸端	001
第 二 章 暴露	015
第 三 章 诱杀	031
第 四 章 危机	049
第 五 章 逼宫	066
第 六 章 潜入	084
第 七 章 惊心	101
第 八 章 绝境	120
第 九 章 求生	140
第 十 章 劫后	157

第十一章	瘟疫	175
第十二章	秘杀	194
第十三章	突围	213
第十四章	困局	230
第十五章	生机	247
第十六章	冷血	264
第十七章	反心	283
第十八章	真假	302
第十九章	立场	314
第二十章	分宝	331
番外		348

第一章 祸端

江南小镇霸下镇，正午的阳光正好，处处蝉鸣，平静得让人不禁产生一丝错觉，仿佛这不是个战乱的时代，人们都还能正常午睡，安居乐业。天气炎热，人人躲在家里，只有铁匠铺的有规律的打铁声成了点缀。

镇长李从文正带着警员龙九在街上巡视，他新官上任，事必躬亲，一边走一边小声叮嘱龙九镇上一些吃喝拉撒的琐事。他心里暗暗有几分得意，协理前任镇长多年，霸下镇的居民安居乐业，虽然处在日统区，却难得地在战乱阴霾下拥有祥和的生活，犹如覆巢下的完卵，这点足以让他自豪了。

可惜，物极必反，他没得意多久，一片吵打声传来。铁匠铺的老板常虎和酒坊掌柜肖岳正扭打在一起。李从文见状，立即带着龙九奔去拉架。小镇的宁静被打破，居民们纷纷走出家门看热闹。打得正欢的两人，和正在拉架的两人，被人群围在正中。李从文的鼻子被肖岳一胳膊肘给甩出血了。他捂着流血的鼻子大骂：“肖掌柜你不识好歹啊！”战局正混乱中，“哗啦……”一盆热水泼来，肖岳和常虎被烫得当即分开了身子，抖着衣服直跳脚。只见肖岳那个媚眼如丝的老婆沈月红从铁匠铺侧房里出来了，一边甩手扔掉手里的铁盆，一边将敞怀的衣服扣上扣子，一边骂：“打！接着打呀！不嫌丢人！”

肖岳大骂：“骚娘们儿，你也知道丢人啊？”常虎几乎同时叫起来：“你怎么用开水泼呀！”

“滚！都他妈给我滚……”月红叉着腰骂人，瞬间变成了个泼妇。

满脸鼻血的镇长李从文一骨碌从地上爬起，嚷着：“大中午……大中午的，嗯，这叫什么事儿吗！”

唯恐天下不乱的小伍跟着他姥姥在围观的人中间，两眼冒光地起哄：“捉奸在床了呗，还啥事儿啊……”

“闭嘴！那口烂牙不疼啦？”伍姥姥推搡了一下外孙。小伍顿时捂着腮帮子，哎哟哎哟地哼哼了起来。

李从文整理被弄乱的衣裳，高声叫道：“这这……这是大案……大案！况且还伤及本镇长。”镇上的老王从他老婆王嫂身后探出脑袋，幸灾乐祸地喊：“都好久没出事了，既然是大案，那就得公审啊！”

“你他妈起哄是吧？”常虎冲着老王瞪眼睛。李从文抹了把鼻血，努力让自

己的语气严肃起来：“常虎你要什么横你……龙九，征询全镇乡里，若有半数认许，本镇长就亲自公判此案，为正风纪、以抚群情！”

公判大会在小镇的晒谷场上举行，露天的晒谷场上放上一套桌椅。西装、中衫、旗袍、素裙……着装各异的镇民们兴致盎然地相互打着招呼，还有孩子跟在小伍后面在人群中嬉闹。镇民们围着桌椅密密麻麻地站了半圈，足足来了几十人。李从文一脸威严地走到桌后坐下后，肖岳、沈月红、常虎在一片哄笑声中被警察龙九押上来。很多妇女开始分发瓜子，然后噼里啪啦地嗑起来。

三人被带到李从文前面时，月红打了下龙九的手：“你推我干啥呀！”

老王笑着喊：“嘿？还不让碰啊！”

月红回敬：“你媳妇让碰！”

王嫂急了：“沈月红我招你啦？”人群顿时一阵哄笑。

“笑什么、笑什么？都严肃点！”龙九维持秩序。

“啪！”李从文用惊堂木重重地拍了下桌子，打起官腔：“各位乡亲，霸下镇多年祥和，而如今肖岳、沈月红夫妇与常虎竟因感情纠纷引发暴力冲突，显然已严重影响了一方治安！本镇长集众之请主持这场公判，必以清正之原则，求得最公正之结果，给民众以交代！”

“李镇长英明！”人群中响了一嗓子，随之有起哄声、口哨声呼应而来。

月红嘟囔着：“当自个儿谁呢，要不是会说几句日语，谁选你当镇长……”

李从文又拍了下惊堂木，说：“祸首常虎，你扰人之妻，可知错吗？”

“两情相悦、男欢女爱，有什么错？简直是屁话！”常虎梗着脖子，不服气。

“说得好！”人群中有人爆了个彩，又引起一阵哄笑。

“常虎！你少给我耍横，被人拿了现行还有理啦你？”李从文提高了声音。

肖岳赶紧委屈地诉苦：“李镇长，事到如今我也不怕丢人了，常虎这王八蛋不是一次两次了，要不给重罚，老天爷都不答应！”

李从文说：“没错！常虎、沈月红是本案过错方，必须得罚！”

月红不干了，叫道：“他俩打架，你罚得着我吗？”

李从文眼睛一瞪：“打架不都是因为你引起的吗？”

这时，站在诊所温大夫边上的私塾秦先生插话了，文绉绉地一通，“李镇长此话差矣……苟且之事性质复杂，有主动有被动，必须细分过错，怎能同一而论呢？”

李从文一时傻了眼，见人群又起哄笑声，尴尬地清了清嗓子：“嗯……也对，常虎，你们俩那个……谁诱惑的谁？”

“老子诱惑的她！”常虎昂起头，倒像个有担当的汉子。

月红瞪了常虎一眼，快人快语：“别逗了！一个巴掌拍不响，说得清谁诱惑

谁吗？”

肖岳骂道：“你个不要脸的，还帮他说话是吧？”又是一阵哄笑，李从文没办法只得又拍了下惊堂木：“好！既然两人过错相当，就一并处罚……”

这时人群的最前端，一个虽然抱着孩子，但长相出众，一点儿也看不出来已为人母的女子忽然出声打断了李从文：“你怎就能断定是他们的错呢？”

“菽真……何菽真，你是与本镇长有不同意见吗？”李从文觉得太没面子了，怎么头一次断案，人人和他过不去呢，连开杂货铺的何菽真都出来插话了。

何菽真扬声再度开口：“李从文……”

“叫李镇长！”龙九赶紧在一旁打断她。

何菽真白了龙九一眼，说：“李镇长，你就不怕别人说你是非不分吗？沈月红身为肖掌柜的妻子，却跟常铁匠出了轨，这说明了什么？”

“说……说明什么？”李从文方寸已乱，脑袋嗡嗡的，从来没想过断个这么简单的案子，能节外生出这么多的枝来。

何菽真说：“很显然，肖岳身为人夫，却不能给妻子身心上的满足，以至于月红感到欠缺，才从常铁匠那里寻找慰藉。常虎正好弥补了肖岳的不足，完整了月红的需求，挺好一件事，他俩何错之有？”

“你这话说的……这个……”李从文不知如何是好了。就在此时，众人听到人群的后方传来一声怒喝：“你给我闭嘴……”人们循声看去，只见何菽真的老爹何大爷怒气冲冲地一路奔来，沿途若干鸡鸭惊叫着拍翅闪避。何大爷奔到近处后，举起拐杖就向何菽真打来，边打边骂：“你个不着调的！生了娃都不知道爹是谁，还到处歪理邪说地蛊惑人心！我打死你个不着调的！”

何菽真抱着婴儿在人群中躲逃，人们哄笑着阻挡何大爷，半圆形的人群圈子随即就乱开了，一时间真是鸡飞狗跳。喧闹中，三个当事人倒被晾在了那里，李从文无措地大叫着，“肃静！肃静！”

不久，何大爷终于冲破阻拦追上何菽真，在她肩头给了一拐杖，何菽真躲得及时倒也不痛，可她怀里的婴儿却大哭起来！

李从文见状大怒，一把掀翻桌子咆哮着，“老何头，你给我住手……”人群随即安静下来，孩子的哭声显得更响亮了。李从文指着何大爷斥责：“把拐杖给我放下！你这算什么呀？嗯？”

何大爷不服回敬道：“你冲我嚷啥？我闺女我不能教训哪！”

“有事论事、有理说理，在这里谁都有发表见解的权利，你打什么人啊！你看看把孩子吓成什么样了？我警告你，一根拐杖压不住人心，少来封建建制那一套！你这样子给孩子们都啥影响？还怎么让他们健康成长！”李从文急吡白咧得

有些口不择言。

何大爷一听急了，跳脚骂：“李从文你算个什么狗屁镇长，你还跟她沆瀣一气了你！”李从文更恼怒了，大叫道：“你敢辱骂本镇长？当我没脾气哪！什么沆瀣一气！我这叫以理断事、主持正义！龙九……”

龙九立即应道：“在！”

李从文义正词严地说：“为正本镇民风、打击封建陋习，本镇长对今日案件做出以下判决，酒坊掌柜肖岳未尽丈夫之责，非但不思歉疚还以暴力手段压制妻子的生活诉求，情节恶劣影响极坏，现判罚杖责八十当众执行，以儆效尤！”

龙九喊了声“是”，当即去拖拽肖岳，肖岳挣扎并大骂“李从文我干你个囊！”，却在哄笑声中，被龙九和好事的孙大疤、习阿仲、洪万江给按在了地上。“哎哎，真打呀！”月红急了，扑上去救丈夫，却怎么也拽不开龙九等人。

何大爷连连顿着拐杖，痛心疾首状哀叹：“异端！异端！这就是群异端啊……”

“10！20！30！”居民们围观着趴在长条凳上晾着屁股挨板子的肖岳，不少人还兴奋地数着数。打了三下后，龙九收起警棍，退开几步叫道：“温大夫！验伤！”

温大夫走近长条凳时，老王起哄：“肖掌柜皮糙肉厚，不至于！”龙九瞪起眼睛说：“三下板子验一回伤，这是镇公署定的程序，就得认真执行！”温大夫在肖岳的屁股上戳戳点点了几下，随后又来到他面前蹲下，竖起三个手指问：“这是几？”

肖岳叫骂起来：“我干你个囊！”温大夫“噌”地站起身，大声说：“受责罚人神志清醒，显未伤及脏腑，可以继续！一气儿打完！”

李从文拍了下惊堂木，说：“受责罚人承受力强，一气儿打完！”

温大夫退开的同时，龙九又上前来，抡起警棍继续打，疼得肖岳吱哇乱叫，人群中多人在跟着喊：“40！50！60！70……”公判大会高潮迭起，小镇居民们即将达到兴奋的最高点。龙九正要挥下最后一板，却突然看到了什么，举着警棍的手僵在了半空。众人循势看去，只见一名日军士官和两名士兵正从不远处缓缓走来，刚才还嘈杂一片的晒谷场上顿时鸦雀无声。

李从文慌忙起身，一边走一边命令龙九：“赶紧打完收了。”

月红急了，冲他嚷嚷：“你还一下都不落呀！”月红说话间，龙九打下了最后一板子，肖岳很配合地号完了最后一声。月红轻声地骂了两句，走到肖岳身边，帮他提上裤子扶他起身。这时，士官和两名日兵已走到人群中。李从文迎上前去，一脸讨好地说：“齐原准尉，今儿就来例行巡查呀？”

士官看着被月红搀扶着、系着裤腰带的肖岳，板着脸问：“抓的？游击队？”

肖岳没好气地嘟囔：“老子还真想当游击队了！”

“噌！”士官当即抽出佩刀架在了肖岳的脖子上。

李从文慌忙阻拦道：“别别别……你认识他的嘛，酒坊肖掌柜！”

士官审视了肖岳片刻，收起佩刀。然后看了眼龙九，训斥李从文：“公众集会……还有警务人员参与，想干什么？”

“嗨，就是新旧思潮的一种碰撞，这样，去镇公署，我细细跟你解释……”

李从文跟日本人陪着笑脸，又转过身命令众人，“肖掌柜、常虎，以及打架现场的目击证人，随我回镇公署述情。其他人都散了，各回各家，把本期的纳捐准备好，回头我会派龙九上门收纳，散了！”

镇民们带着孩子们，“呼啦啦”地都散了。

李从文边走边对士官解释：“事情是这样的，肖掌柜他老婆，跟常铁匠之间存在着一些桃色行为，由于两人一直争执不下，本镇长就召开了一次公判大会，帮助他们审断是非！”

士官一本正经地问：“一个女人侍奉多个男人，很正常的事，有什么可争执的？”

李从文倒有些不自然地回答：“这话吧，就得追溯到中日两国的民俗差异了。”

肖岳还未走远，一听这话，不由骂起来：“我干你个……”

龙九喝断：“你还不服是吧！”

伍姥姥在一旁赶紧劝说：“啊呀，判都判了，你就消停了吧。”

老王这时也附和着：“就是就是，挺简单个事儿，别往复杂了整。”

肖岳委屈地嚷起来：“我这……你们……”正当这时，老王家的傻丫一身泥污地向喊着“妈妈、妈妈”，老王和王嫂跑来，跑近时却绊了一跤，一个油亮亮的小玩意儿脱手而飞，咕噜噜滚到日本士官脚边。士官捡起看了一眼，竟然是个玉扳指，目光不由变得精亮。李从文和肖岳看到这一幕，顿时都是面色一紧。

傻丫爬起身，跑到士官跟前，伸出小手说：“还我！”王嫂见状，慌忙过来抱住女儿。

士官看着傻丫，眯起眼睛问：“这个，是你的？”

老王过来打圆场：“哦，小孩子玩的东西。”士官却没搭理他，逼视着傻丫，问：“这是古代的东西，哪里的？说，哪里的？”

傻丫不知胆怯，傻笑着说：“我的！”士官面有怒色，低吼：“你、不要撒谎！”

“您甬问她，这孩子傻，前脚的事儿，后脚就忘。”老王上前和老婆一起护住傻丫。

士官阴狠地问老王：“那你说，哪里的？”

老王一脸无辜，讷讷地说：“我也不清楚啊……嗯，看我闺女这样，八成是去后山玩了，要真是古代的东西，没准儿就是哪个荒坟被昨天的雨水给冲了……”

话音未落，士官反手便是一记耳光扇在老王脸上：“巴嘎！这个……是宫藏，宫廷收藏，不会在平民的坟墓！”士官举着玉扳指怒吼，“你，很不老实。”

这时肖岳上前辩解说：“哎！您一说皇宫我就想起来了，当初听县里一些老人说啊，明朝的时候这边有进宫当妃子的，没准儿就死后葬回乡了。”

常虎当即接话：“嗯……对，没错，这事我好像也听说过。”

士官对肖岳命令：“带我，去后山，我要勘察！”

肖岳为难地说：“咱也就是个猜测……”

士官低声咆哮：“我必须勘察，带我，去后山！”

这时，一直在旁六神无主的李从文走上前来说：“齐原准尉，你看转眼太阳就下山了，勘墓也不是一时半刻能完的事，要不，等明日天亮再一起过去，行不行？”

士官眯着眼睛盯视李从文，许久才开了口：“从现在起，所有人，不许出镇。”随后，士官转身到龙九身边，命令道：“你的配枪，暂时，交我保管。”

龙九犹豫了一下，从腰间解配枪。两个日兵警惕地端起枪对着他。士官接过配枪，转开转轮检查，弹槽里只有三颗子弹，疑惑地看龙九，问：“三颗子弹？”

“就……给我配了三颗，几年下来也没用过。”龙九不好意思地回答。

“这样的，当警察？”士官一脸鄙夷。

龙九面红耳赤地辩解：“署长说拿枪的吧……要从人口最多的家庭里选，拴着一大堆性命，打死也不敢造反。”

士官却不再说什么，顿了顿，面无表情地带着两名日本兵转身离开。这名士官入伍前曾就读于京都大学历史系，所以知道，宫藏是难有机会流落民间的。这里面有蹊跷，必须把镇子封锁住，一个人都不能放出去！

李从文、龙九、肖岳、常虎、何蓓真、老王夫妇、温大夫、伍姥姥等人默默地聚到一起，神色越来越凝重，大家心里明白，今天这事儿闹大了……

当晚，李从文把何蓓真拽到了镇公所，一边顶装一把手枪，一边絮叨：“我觉着肖岳这事判错了。”

何蓓真靠在桌角，不咸不淡地回应：“你判的案子关我啥事啊？”

“我是被你误导的呀。”

“你脑壳里都是糨糊吗？这么容易被误导。”

“筱真，你挤对肖岳是起哄还是……真那么想的？”

“你无聊不无聊？想点儿正事行吗！”

“那些鬼子不重要，重要的是大家的思潮不能……”李从文话没说完，何筱真扭头便走了。他僵在原地，虽然被何筱真忽视已成习惯，心里却还不是滋味，怏怏地将消音管拧上枪头。作为一镇之长，他说起话来咬文嚼字，摆弄起手枪来，手法竟格外纯熟，眼神也越来越犀利，他在担心什么呢？公判大会已经结束了，好戏才刚刚开始。

霸下镇静谧的夜色中响起几声布谷鸟的叫声。公判大会的女主角沈月红还没有睡意，她把孩子小北哄进被窝，从靠墙的柜子里取出个印有电影明星画像的饼干盒。转身到方桌边坐下，打开饼干盒，从满满当当的针线等女红中取出一个小布包打开，布包里面插了一排三寸来长的钢针和一个比钢针略长些的细竹管子。这是她称手的武器，就算小孩子也能看出其杀伤力。她拿起小竹管，检查中空处，视线穿过竹管看到在外间碗橱边的丈夫肖岳正在忙碌着什么，不由出言讥讽道：“你还真是皮糙肉厚，挨完板子也不用抹药。”

肖岳头也没回，顾自忙着手中的活计，嘴里说：“你是真不觉着自己丢人哈！大中午的，伙计还在隔壁干着活儿呢。”

月红挑衅地说：“对咯，隔壁敲得越响我越来劲，怎么着吧！”

肖岳语气平静地回应：“我告诉你，这件事没完……”

床上的孩子小北忽然掀开被子坐起身问：“爸爸，什么叫戴绿帽啊？”

肖岳侧过脸，恼怒地说：“睡你的觉去！”

小北撒娇：“我睡不着！”

月红放下小竹管起身走向床边，柔声说：“睡不着啊小北？妈再给你揉耳窝子好不好？”

小北躺进妈妈怀里，乖巧地应了一声。月红咯吱了一下小北，小北嘿嘿笑着闭上眼睛，随后，月红伸出大拇指在小北的耳朵后揉起来，没多久忽然加了下力，小北的头一偏，睡着了。肖岳扔下抹布起身，把一支装有消音管的狙击步枪架在碗橱低柜的柜沿上，然后转身走到窗边，打开窗，冲着外头模仿起了布谷鸟叫……

霸下镇的居民，今晚注定无法入睡，因为老大已经下了命令：绝杀日军齐原分队，不留活口。大家趁着夜色，开始着手准备武器。

何筱真从镇公所回来，边关屋门边侧耳听着鸟叫声，对正在屋里哄孩子的何大爷说：“老大密令，一个活口都不能放回去。”

何大爷逗弄着外孙女，心不在焉地说：“这鸟叫声学的，不像下令，倒像挨了板子在喊冤……”他看着婴儿，一脸慈爱地说：“瞧囡囡这小脸嫩的哟……我琢磨着呀，得尽快给我外孙女找个爹，免得懂事之后觉得她妈荒唐。”何大爷似乎更关心何筱真的婚事。他早看出李从文喜欢何筱真，可他这个闺女不但不领情，反倒处处和李从文唱反调，两人到一起就掐，让他这个当老人的心里不免着急，直截了当地说：“闺女，你难道看不出来，李从文那小子喜欢你！”

何筱真轻描淡写地反驳他：“您的观察能力越来越差了。”

何大爷有些沉不住气了，骂道：“你懂个屁！他今儿冲我发邪火，为的什么呀？就为我砸你那一拐棍。心疼了，知道吗？”

何筱真不接他的话茬儿，探手从床板背面摸出一把小刀，薄如蝉翼、弯如月牙！她抚摸着月牙刀，半晌才挑了一下眼皮告诫老爹：“现在没人审讯，用不着心理分析，啊？”

月牙刀泛出一阵冰冷的光芒，何大爷戛然住口，面对这种利器，任谁都知道不能再乱说话了。

何筱真的武器月牙刀已经亮相，其他居民的武器是什么呢？

铁匠铺老板常虎有一柄钢锥，平时隐藏在一根不起眼的铁管中，上面有一个机扣。他只要轻轻一按“噌……”铁管中瞬间长出一条雪亮的钢锥，加上铁管足有两米来长！他正在夜色中欣赏着自己的兵器，一转脸瞥见旁边的伙计朱铁四正虎着脸瞅着他。朱铁四对常虎的钢锥视而不见，用兴师问罪的口气说：“你用我的工钱给月红姐买手镯子？”常虎知道自己的这个伙计难缠，只得说：“啧，改天给你补上就是了，烦不烦啊？”他边说边拉了一下铁管上的机扣，“噌、噌、噌”轻微的三声响，钢锥分三步尽数缩回进铁管之中。

梅妈带着女儿梅寡妇在堂屋里准备毒药，两人鼓捣着一个自动喷药箱。对于两个无依无靠的寡妇来说，这种武器很适合她们。两人像唠家常一样讨论着杀人武器，梅妈说：“哎，我总觉着这毒药有点儿过期了。”梅寡妇说：“谁的药都比温大夫的靠谱。”梅妈笑着说：“别啊，外面都传言他治死过人了。”

温大夫开了霸下镇唯一一间诊所，居民有个头疼脑热、跌打损伤都来找他。他医术尚可，称得上是全科大夫。不过，他最厉害的本事，别人说什么也想不到。他仿佛听到了梅寡妇母女的闲言碎语，打了个喷嚏，不由自主道：“治死过人？谁见着尸体了？真是……”说着，他用一个吸管从边上的铁桶中吸上一点儿药水，然后将吸管里的药水，滴在面前一个蚰蚰罐里的蜈蚣身上，蜈蚣的身子顿时开始腐蚀，翻滚着挣扎，迅速腐蚀成水……

绝杀日军齐原分队，不留活口，看似平静的霸下镇，杀机已经开始酝酿！这

个在战时得享太平的小镇，其实是一个虎口，一个陷阱。日军的齐原分队仿佛一只嗡嗡乱叫的蚊子，只知自己噬血，撞进了蛛网，还不自觉。

霸下镇地下的地道纵横，其中最奇巧的一个地道口就在龙家大院的水井里。李从文带着老学究秦先生通过地道从水井口钻出来，浑身上下却滴水未沾。在井边的龙九见来了客人，连忙让三哥打水沏茶。龙三哥也不含糊，将吊桶扔进井口，不消一刻，就打上一桶水来。

李从文带着秦先生秘密来到龙家大院，自然是为了“绝杀日军齐原分队，不留活口”的任务。龙家也早有准备，龙父、龙母、龙伯、龙家小姑等人早已等候多时，见李从文等人到来，也不绕弯子，龙家小姑问李从文：“什么时候动手？”

李从文说：“天阴没有月光，等清晨吧。”

龙伯点头说：“好，四点钟动手，四点十分结束。过程中不能有十二分贝以上的声响！否则就有可能惊动日军枪声报警。”说着，他从怀里掏出張折叠的纸打开，贴在墙上，纸上霸下镇的草图，画有数个标示行动方向的箭头。

清晨四点十分，龙伯把灭杀行动的计划图纸烧毁在烟灰缸里，与龙父举杯小酌，对这次行动做了个总结：“九个鬼子十分钟，无一活口。”与此同时，霸下镇一个偏僻的水稻田旁，日本士官和另八具日本兵尸体整齐地排列成一行，温大夫提着一只铁桶，把其中的液体顺着最后端的尸体一一倾洒过来。尸体随之开始迅速腐蚀。温大夫倒完液体后，将铁桶放到一边，摘下胶皮手套。接着，握着锄头的龙家小姑、龙三、龙四、二姐夫妇将正在腐蚀的尸体娴熟地翻于泥土下……

天光大亮，鸟杂鸣。水稻田插满了整整齐齐的秧苗，在小风中微微摇曳。齐原分队就像一颗烂牙一样被轻易拔除了。霸下镇居民的日子还得照样过，生活还得继续。

就当阳光像往常一样笼罩霸下镇的时候，一个穿着军大衣的日本鬼子“呼”地从后山的灌木后蹿出半截身子，眯着眼睛环视四周，满脸汗渍、喘着粗气，从大衣里面军服的肩衔来看，是尉级。他姓樱谷，是齐原分队的翻译官。他能逃脱灭杀行动，纯属侥幸。

当初士官发现了那枚玉扳指后，立即向属下命令：“一线天哨位四小时换岗一次，时间分别是二十三点、两点，轮换后两人休息，一人值半岗，两小时后与橡皮艇哨位换下者交替！所有战士都给我瞪大眼睛，若发现有人试图潜出小镇，格杀勿论！”封锁了霸下镇后，士官才带人到渡口去迎接翻译官。

原来这位翻译官并没有和齐原分队一起来到霸下镇，而是先行暗中调查游击队的动向去了，所以才没有纳入李从文等人的灭杀视线内。而在灭杀行动的当

晚，翻译官因为有动晕症，不能在船上睡觉，所以带着军大衣在岸边的大岩石后睡觉。睡到后半夜，他被一阵脚踩碎石的轻微声音惊醒，猛地坐起身子，睡眼蒙眬地戴上眼镜。随即，他看到不远处肖岳正俯身在灌木丛中架起狙击步枪，顿时惊得瞪大了眼睛。翻译官本能地摸腰间，却发现没有带枪。正在这时，一声轻微的枪响，他眼睁睁地看着一个日兵中弹。他慌忙掩身在大岩石后，浑身战栗着目睹了整个儿灭杀过程……如今，翻译官像丧家之犬一样在山林中逃窜，想起当时的情境，仍恐惧得发抖：就剩我了，就剩我了，他们都是什么人……他心中只有一个念头，要逃回邳县，那里驻扎着日军一个支队。

齐原分队失踪一事很快就惊动了邳县的日本驻军。山田少佐和副官带着一队日兵向伪保安队长兴师问罪。

山田不紧不慢地说：“……齐原分队失踪一事，保安大队是怎么看的？”

保安队长小心地回答：“齐原分队这次巡查比通常提前了两天，出行前也未做通知，以至于我方没能及时掌握情况。”

山田和颜悦色地问：“现在已经知道他们失踪了，保安队会采取什么措施呢？”

保安队长脸上冒出冷汗，硬着头皮说：“由于接到调查令的时间与齐原分队应该返回的时间相隔了一夜，会有太多未知因素存在，所以调查工作必然困难不少，但我方一定会全力而为。”

山田似笑非笑地眯缝着眼睛问：“那你们……会制订怎样的方案进行调查？”

保安队长擦了擦汗，说：“调查工作必然是全方位展开，然而周边区域游击队活动频繁，会存在很多不可估测情况发生的可能；不过请少佐放心，虽然调查工作的顺利与否不为主观意志所转移，但我方仍将全力以赴！”

山田忽然一下沉下脸来，保安队长还不及反应，便见他“哗啦”一声连鞘摘下军刀劈头砸来。保安队长顿时倒地，山田却没停手，一下接一下地挥刀狠砸，皮开肉绽之声不绝于耳，待他气喘吁吁收起刀时，保安队长已是面目全非。

山田对身旁的副官说：“问了三个问题都在推卸责任，身为保安队长，好处能占就占，事情能躲就躲，支那之羸弱，就是因为这种犬儒之人太多……副官，帮我拿套便装，我们亲自调查。”

鬼子就要来了，霸下镇居民却有很多自己的问题还没有解决。何大爷还在为闺女的事儿发愁，更确切地说，他想给外孙找个爹。

何蓓真正在晾晒尿布、衣物，何大爷抱着大哭的婴儿气势汹汹走来，数落起来：“囡囡哭成这样你都不管哪？怎么当妈呢，你就把她晾屋里！”

何蓓真不咸不淡地说：“一哭我就抱，成习惯了不得累死啊？”

“嫌累啊？嫌累你就赶紧找个人帮着呀。”何大爷说。

何菽真将晾晒完衣物的空盆送到洗衣台，边说：“你别借题发挥啊！”

何菽真从何大爷手里接过孩子，面无表情地往屋子返回。

何大爷着急地跟在后边说：“哎，让李从文给囡囡当爹，有什么不行的？”

何菽真转身，揶揄地说：“你不至于吧？假爹还操上真心了。”

何大爷一听这话竟是眼圈红了，说：“何菽真！咱这父女是假的，可我看着囡囡出生，姥爷和外孙女儿的关系就得算真的！”何菽真愣了片刻，没搭腔，抱着婴儿转身进了屋子。

何大爷站在当下，他了解这个假闺女油盐不进，她不想干的事儿，没人能勉强她，看来，只能从另一方做工作，他决定去找李从文。

何大爷拎着拐杖，迈着小碎步急匆匆地来到镇公署时，李从文和龙九脸对脸趴在办公桌边神情严肃地窃窃私语着。

“……这事可不能掉以轻心。”李从文一副大敌当前的表情。

“从文哪，我有事跟你商量。”何大爷打了个招呼。

“稍等稍等……”李从文紧张地盯住龙九，“战书是怎么写的？”

“没用文字写，是撞见常虎当面甩的狠话……”龙九故弄玄虚。

“哎哎……我是有大事要说！”何大爷有些着急地打断他们。

“我们也是大事！肖掌柜气不过，给常虎下战书了知道吗？”龙九有些不满。

“这算屁个大事啊？”何大爷生气了。

“你可别妨碍公务啊。”李从文劝解何大爷。

“我家菽真，想要你做囡囡的爹。”何大爷直言不讳。

“我回头帮你办了……”李从文摆了摆手，接着才回过味来，“什么？啊？”

何大爷态度认真地点头：“嗯！”

龙九说：“别捣乱！我们这儿挠头着呢，肖掌柜可是个狠主，说得做得出。”

何大爷白了他一眼，说：“霸下镇哪个不是狠主啊？李从文，别看我上杆子过来，你就拿搪啊！我知道你喜欢我家菽真。”

李从文有些尴尬地说：“不是……你从哪儿就知道我喜欢菽真了？”

正在这时，山田少佐和副官竟走进门来，笑盈盈地喊了声：“李镇长。”李从文、龙九、何大爷看见两人一个便装一个军装，都拿不定对方是什么来头。李从文到底是镇长，迎上前去说：“这位是……”

山田和颜悦色地自我介绍：“邳县中队，山田齐五郎。”

龙九慌忙立正敬礼：“山田少佐！”

“不请自来，没有打搅你们吧？”山田一副亲民表情。

李从文满脸堆笑说：“没有，当然没有！山田少佐中文流利，我一下子都没反应过来，呵呵……哦，对，山田少佐，您这是有公务要办吗？”

山田叹口气说：“唉……昨日齐原分队例行巡查，随后却音讯全无，所以我就想沿着巡查路线了解些情况，还望李镇长多多给予支持啊。”

李从文讨好地说：“少佐客气，这是本镇长应该做的，嗯……您希望我做什么？”

山田说：“都说李镇长亲民礼贤、颇有威望，可否带我在镇上挨户走访一下啊？”

话音未落，突然传来一个女人的咆哮声：“你们都消停点行不行！”何蓓真急赤白脸地奔进来，嘴里嚷着，“爹你少来这里瞎搅和，想嫁人你嫁！这种酸文假醋的屁拉子镇长我看不上！”何蓓真骂完了人，才注意到山田和副官，顿时显得有些不知所措，“有客人哈，没……没事带家来坐坐……”

李从文不理何蓓真，对山田说家里的女人正在闹脾气，随即带着山田去走访居民，留下何蓓真在原地气得干瞪眼。

李从文和龙九带着山田和他的副官先来到温大夫的诊所。温大夫正和小伍姥姥吵架，对进来的李从文等人视而不见。

“温大夫，你拔错了牙就得赔钱！”

“那小子砸坏我那么多器材，我还要你赔钱呢！”

“你这不是成心跟我要混蛋吗？”

李从文在旁边等了一会儿，看没人理他，只得先开口：“温大夫……”

伍姥姥看见李从文，还在气头上，抢过话头：“李镇长我告诉你，这就个老流氓你知道吗？”

“不都过去了吗？”李从文真的很无奈。

“医疗纠纷，吃个中饭就能过去啊？”小伍姥姥不依不饶地说。

“搁置争议！咳……这位是山田少佐，来本镇了解些情况。”李从文大声说。

温大夫神情顿时紧张起来：“是吧……哎，肖掌柜要对付常虎的事吧，都惊动到太君这儿啦？”

山田说：“哦，这事跟我无关，是齐原分队在例行巡查之后失踪了，我想……”

伍姥姥指着温大夫喊：“他杀的！全被这老流氓杀了！”

副官大惊：“什么？”

温大夫大怒：“你想害死我呀！这话能瞎说吗？”

伍姥姥跳脚骂：“拔错了牙还要我赔钱，你这种黑了良心的人啥事干不出